再偷一年 【散文類】 第一名 心理系 張亞璇

我喜歡寫日記，從五歲還是一個肉嘟嘟的小胖子，被媽媽叔叔阿姨抱在懷裡，遠看彷彿一個巨大肉丸，只能用整隻手掌握住筆桿的時候就開始了。

歪七扭八的注音大概連蚯蚓也不想認它作兄弟。我回頭翻翻以前寫的本子，總覺得那是別人的字跡，寫下的零散字句也像是別人的話，但我又很明白那確確實實是出自我的手筆——不會有人像我一樣跟醫院那麼的親切了。

我很小就知道醫院有九層樓。

一樓很熱鬧，有許多健康的人在那裡來來去去，和病弱的人交織成人網，細細密密的網住了瘦小的我，勒住我比一般人脆弱的肺部，讓我連呼吸都感到困難，最後被穿著白衣白袍的叔叔阿姨們慌慌張張地破開那張網子，送進堆滿了我說不出名字的儀器的房間。

二、三樓人也多，卻沒有一樓的人氣，一個個死沉沉的，灰槁的臉望向我的時候總帶著同情，我不喜歡他們，也不喜歡身上被他們打量的素色病號服，我很少過去，去了也只是跟櫃台後算錢的姐姐們偷偷拿幾顆甜膩的糖果。雖然只要一回到房間，光是媽掀了掀眼皮看我，我就不自覺如同一隻提線木偶交出口袋中少少的糖塊。

五樓有許多的孕婦和比我小的弟弟妹妹，病房沒人照看我的時候，我時常一個人搭電梯下去玩。我不怕生，天生就有逗孩子的神奇才能，我只需要花一點時間就能成為那邊的孩子王，護士姐姐三不五時來找我說話，滿臉愁容的拜託我少過來，還會塞給我不少畫紙和畫筆賄賂。每次我都樂呵呵的答應，但轉頭又拿著那些紙筆和小鬼們玩了起來，有一股勢要將整層樓掀翻的氣勢。

六七八樓則塞滿了病房，我住在七樓，跑遍六七樓每一間病房參觀，我也想去八樓，但我只有從逃生通道悄然溜進去過一次，被眼前的富

麗堂皇晃花了眼，走廊上有水晶吊燈，鬱鬱蔥蔥的花盆，連病房門把都顯得高貴，不過還沒記住誰住在那裡，我已然糊裡糊塗被護士姊姊帶回了房間。媽問我去了哪，我說樓上，她的眉頭用力皺了起來，像一條被擰緊的毛巾，有好多的皺褶。

她說：「不准再跑上去了。」我應了下來，到出院前都沒有再去過一趟，似乎那裡藏有數不清的妖魔鬼怪，會將渾身奶味與藥水味的孩子吞吃入腹。

醫院或許就是一個越往上越無趣的地方，像爸跟我說的，他所攀爬過的山。山頂只有一片蒼茫、似乎比平地好一點的空氣，剩下就是數不清的寂寞，腳下踩的土地宛如一個大盆，山下世人無法言說的灰心喪志都蒸發後落了進來。所以我看著高樓中身穿白大褂的醫生穿梭在會議室之間，就像看著寂寞遊走，而他們看我的目光悲憫又冷漠。

我不確定他們為什麼這麼看我。可能因為我的年紀，因為我的病症，或許還因為我臉上的笑容。

在醫院成長的孩子或許不適合爛漫的笑容。

十二歲那年我終於離開四處雪白的醫院，離開塗成白色的牆、穿白色醫師袍的醫生，以及蓋上白色布條的死人。我第一次離開醫院的範圍，坐在爸的車上像個惱人的過動兒，屁股扭來扭去，還時不時想把頭探出窗外，最後爸媽受不了我的好奇心，在涼風合宜的天氣關上了車窗，從送風口竄出的冷氣撲了我滿臉，媽形容我沮喪的樣子像極了一隻被強迫穿上衣服的狗。

同一年，我第一次見到我九歲的弟弟和十歲的妹妹。我在日記中寫下那個場景，他們像是兩頭草原的獅子，互相叼住了彼此脖子上的皮毛撕咬，都用了狠勁，不像血緣深厚的姊弟，更像有著血海深仇的宿敵。他們漲紅臉撕扯彼此頭髮的衝突因為爸一個眼神而靜止，看向我的目光又有如同卵雙胞胎默契，一樣的戒備。

媽趁機會將我這個親生大姊介紹給他們，我們三個都感到一絲怪誕，好像不能明白為什麼血親之間居然生疏到這個地步，張大了三雙遺傳自媽的銅鈴大眼，不一會就跟聽了荒謬的笑話一樣，指著對方的鼻子大笑長得好醜。

轉進班上的時候，我的同學們紛紛捏著我只吃一點飯就能長出來的白肉臉頰，驚嘆一個人原來可以白的像張紙廠剛出爐的紙張，為此每節下課我都穿著一身背心和一群男孩子沖進了球場，沒過半個月我已經成了焚燒殆盡的黑炭。

爸看我能跑能跳，便把我扔進他的警察同事開設的柔道場，消耗彷彿從小到大積蓄過多的精力，那座小火山每天都咕嚕咕嚕噴出繁多的火花，匯流直下濺了旁人一臉，再懶散的人在我身邊也會動起來。

無人預料到我的天賦恰好有一脈點在柔道上，教練歡喜的跟挖到金礦似的，逢人就炫耀作為他新收的弟子的我，同樣在道場的妹妹可忌妒了，私下沒少找我打架，我和她兩個人時常佔了一間教室，周圍繞了一大圈師兄師姐，下好賭盤等著我們開戰。至於最後誰贏誰輸呢？倒是不重要，反正最後我們一定是跟兩頭剛勞作完的牛一樣，汗涔涔地倒在墊子上邊笑邊喘氣。

那時候我的體格也好的像牛，只有每個月不定期的低燒頭疼讓我有點困擾。回診時醫生叔叔總感嘆奇蹟出現，但不免還是要嘮叨一下，時常提醒我別操壞了終於好起來的身體。我不覺得我對自己不好，但以別人的眼光來看，我似乎正在被時間追趕，想做很多事，寫書法、畫畫、練柔道……好多好多，這些東西佔滿了我的每一天，好像我即將面對極目所望卻不可知的終點，我必須趕在那之前完成每一件事。

所以當教練找我參加比賽時，我毫不猶豫點頭答應了，然後宛如一個傻瓜誤上一艘滿載奸詐海盜的船，把我的時間、體力，榨的一乾二淨，而我當真是傻，特別賣命，賣命到身上不知不覺有數不清的烏青，還要別人提醒我了才恍然發覺。

比過大大小小的賽事後，我還不小心把自己的膝蓋弄壞了，天一冷或下雨就痠疼，朋友老是跟我開玩笑，說我小小年紀居然已經是遲暮之年，我不甘示弱，裝作病殘的模樣，非要詐他們一頓點心才高興。我一直向上爬到了全國賽，只要贏得下一場就能拿到前往國際賽事的門票。比賽前一晚我又發了燒，所有人，包含我，都以為像往常一樣休息幾個小時就可以跳下床生龍活虎，誰知道這次威力驚人，半個晚上燒退不下來，媽終於意識到不對勁，凌晨天還沒亮，我還睜著迷濛睡眼，看得見床頭旁的窗外綻開熹微的光，她扛起已經高了她一顆腦袋的我送入醫院。看到熟悉又親切的天花板，等頭髮發白的醫生往我臉上安了一個「透明章魚」，我嗅著藥劑與酒精的味道，彷彿安心了，一閉眼就沉睡到第三天，醒來後我幾乎要衝出病房，教練正好來看望我，他一把將我撈回床上，和他身上撲天蓋地的雨的氣息，俯瞰著我說：「比賽結束了，妳的對手拿到第一名。」

我愣了愣，拉開病房厚重的窗簾，果真見到一片漫天的水霧，東繞西拐的雲層像極了人的心思糾纏，既陰沉也難過，如同教練此時打量我的眼神。

我朝教練笑，笑他戒備我崩潰大哭而微蹲的馬步，我清了清久未進水的嗓子，用沙啞的聲音無所謂地說：「那她要記得寄一張感謝狀，感謝我把第一名送給她了。」

剛出院一陣子，我瞞著爸媽和家裡兩隻爆脾氣卻護短的小獅子，一個人尋了一座山，什麼也沒想，揹著一壺水牙一咬就開始爬。我挑了一條俗稱的好漢坡，坡道很陡，樣貌也原始，沒有護欄，腳下踏的路更沒有修治過，原始風格十足，上面還有經年累月墨綠的青苔縱橫，稍一不注意就會腳滑，兩側缺乏扶手，只有光滑的石壁土坡，若是摔跤大概一輩子都不用期待再站起來的一天。

才剛爬過三分之一的高度，我的膝蓋已經叫囂著罷工，但我充耳不聞，任憑它喀喀地響，我憋著一股氣走了數小時，來往的登山好手握著登

山杖和我打招呼，見到我一身簡裝紛紛勸我下山，我依舊當作山林裡清淨的耳邊風，賣力從上午走到了中午，終於抵達五百五十公尺之高的山頂。

那個時間正好無人駐足，我包攬了整片山景，不怕別人探究的視線，放肆地高聲喊出一聲又一聲無意義的音調。爸喜歡登山，這座二十四號小百岳早已有他踏足的蹤跡，我喘著粗氣踩過的泥石或許也曾被他經過，光是這麼想，這片山林感覺又跟我親近了一點。

這使我禁不住想與它分享只有我知道的祕密。

我把聲音一轉，轉出一句成結構的文句：「我想比賽！我想拿第一！」這座山憐惜的贈我一縷微涼的夏風。

所有人都以為我最倒楣的一次，也就是十六歲的年紀與國際賽擦肩而過，殊不知人生從來都需要比較，平均壽命七十九年的下一年跟上一一年要競爭，才曉得今年過得究竟算不算如意。

雖然醫生從我提早十週跑出媽的肚子裡起便斷言我活不過五十歲，但應該也適用這個說法，因此我仔細回顧二十一歲那年，忽然覺得其實少一場比賽或身體狀況急轉直下，並不算值得傷感的事。

我認為在圖書館為了考取研究所而埋頭刻苦讀書，卻像往鼻子塞上一包血漿，流了滿桌子血嚇壞週遭一群同樣奮鬥的考生，接著被送進醫院後再也出不來應該更需要感到悲傷——還有我花費無數寶貴時間撰寫的筆記精華，被當作命案現場的不吉利物品處理掉也相當哀傷。二十一歲的我比十六歲的我更加不幸。

每當夜深了，我盯著被星星簇擁的月亮，腦中會湧動一些難以言喻的念頭，比如我的幸運值是不是即將告罄。可惜月亮沒有嘴巴，星星沒有耳朵，我的問題只能在手心絞碎了讓病房的空調吸出去，吹進孤寂的水泥建築之間。

二十二歲生日的時候，有人告訴我天堂上有許多翩翩的雲朵，我一定

會喜歡在上面打滾，但他沒有問我，其實我已經很滿足在草地上翻滾後讓太陽曬我一臉柔煦。我明白他冷靜開朗的表情下暗藏堂皇和不知所措，少年少女面對陡然被敲響生命晚鐘的友人，只能用這句話好讓他可以更舒服一點。

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想讓他們在我的腦中度過一天，搭著一艘小竹筏，隨著慢慢溢洩出血管的血液飄盪，到時候他一定會明白，我不痛苦，大腦很溫柔，和緩的將它自己包入溫暖的墓地。

當然，縱使我向上天祈禱，這也是無法做到的事，我無能為力地眼看他們的笑容逐漸了無生氣，只因為他們瞥見我腦袋上懸浮的生命倒數計時器。剩下多久呢？一年？半年？還是一個月？

我不怕死亡。打從第一次離開醫院，我就知道我在不久後某一個日子裡，必須擁抱在人世裡兜兜轉轉終於來迎接我的死神。那是一種很奇怪的預感，我不敢說，更不能對只求我活過她的葬禮的媽說。

但我不小心對交往一年的男朋友說溜了嘴。

我看著他，問他怎麼從高雄上來了，問他昨天的機器人比賽如何，問他班上的同學現在在做什麼，聒噪的像隻田邊覬覦稻穀惹人厭的麻雀，也像隻從空中跌落摔斷翅膀惹人憐的麻雀。

他隨意的回答，眼神清明，看不見任何與憂傷相似的情緒，像在一場約會中的某一間餐館裡與我閒聊——只不過吃東西的只有他。他啃著我如今吃不了的辣雞翅，味道薰的我哇哇大叫，他僅僅是臨走前打包好垃圾跟骨頭，丟下涼涼一句等我回學校，頓時讓我閉上了嘴。

這段住院的日子很無趣，不能像小時候胡亂探險，我被一面隱形的屏障罩住了，只要超過範圍就頭暈嘔吐，所有娛樂都限制在這張床舖上。於是我有一個媽替我收拾整齊的百寶箱放在床底，裡面無奇不有，有小說、有漫畫、有字帖，還有日記。

今天我想到有好些日子沒有為日記增添內容，趴在床邊晃著暈呼呼的

腦袋，伸長了手到床下摸出皮革紋的本子，然後筋疲力盡地倒回一床棉被，休息了幾分鐘後才翻開屬於二十二歲的日記本。

但我盯著一個一個灰格子裝填的紙張，忽然有點茫然，好像突然喪失這麼多年來驕傲的自語能力。

許久以後，久得我被吹在頭上的涼風吹出一點低燒後，我才拿起床頭上擺的原子筆。墨水是藍的，藍的像幾萬里深的大海，沉默平靜，我喜歡藍；藍的像我周遭紅鼻子的人，黏稠稠的，我不喜歡藍。

墨水在尖端凝成一顆晶瑩的玻璃球，我搖了搖筆，玻璃球便砸響了喀拉喀拉漫著藥水味推進的推車

我在裂開的筆墨上輕輕地寫，怕纖細脆弱的紙死在我的不經意裡。

開頭是「如果老天爺聽得見我的話」。

我頓了頓，將秘密藏進暈染的藍色中。

「請讓我再偷一年」。